

中学语文课外读物丛书

文选

中外当代作品
各体古典诗文

WENXUAN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学语文课外读物

文 选 三

刘秉琦 侯 瑛 编 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学语文课外读物丛书

文选（三）

刘秉琦 侯 瑛编注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赤峰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625 字数：398 千，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统一书号：7089·417 每册：2.1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一、二、三册，供高中一、二、三年级学生课外阅读之用，其他爱好语文的青少年也能用以提高语文水平。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古今中外公认的真理。多读，可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活跃思想，陶冶情操，更是打好语文基础，提高阅读、写作能力的主要途径。

由于有些作品不适于青少年阅读，还有个别流行书籍对青少年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而一些家长和学生屏弃课外阅读，这种“因噎废食”的情况是不应该继续下去的；还有一些学生，课外阅读方向偏颇，例如只读小说，没有养成读其他文章的兴趣，因而读书似乎不少，长进却不甚大。针对以上问题，本书精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篇章，同时又注意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并对文章的体裁和思想性、艺术性进行简要说明，涉及到的一些语文常识也作出简明介绍，在课余或工余时间阅读本书，当能“开卷有益”。

本书白话文以中外当代文章为主，在阅读的同时，可以更好地理解当前社会的发展，感受时代的脉搏；文言文多数比较浅近，有些比较艰深，深浅结合，有利于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目 录

白话文部分

杂文

- 为民求乐，乐在其中……………肖 荻（2）
当说必说……………高占祥（4）
元宵话起哄……………雁 翔（6）
任意或故意的践踏……………伊 方（10）
口吃、一只眼及其他……………邓 拓（12）

散文（写人散文）

- 竹叶三君……………陈慧瑛（16）
爷爷……………张 鹤（22）
壮士王范……………惠浴宇（26）
楝花时节……………周同宾（32）

诗歌（长诗）

- 光的赞歌……………艾 青（38）

议论文

- 读书和受教育……………叶圣陶（51）
知识的整化问题……………邓伟志（55）

说明文

- 密切关注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石上流（58）
科技新成就六例……………李自茂（63）
当代科学的六大悬案……………毕东海（68）

报告文学

- 船长……………岩 柯（76）

破译植物遗传“密码”的姑娘·····	张弘(101)
“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	胡思升(117)
宗羲,你走得太早了·····	湘霖(141)
胡杨泪·····	孟晓云(159)

新闻

和平,时代的最强音·····	朱敏之 周慈朴(179)
苍穹多了颗星星·····	薛福康(181)

书信

毛泽东书信(五封)·····	(187)
鲁迅书信(两封)·····	(191)

短篇小说

说客盈门·····	王蒙(195)
圆明园闲话·····	苏叔阳(205)
杏花村的新闻·····	张兴元(214)
心绞痛·····	谌容(231)
1/2·····	魏君霞(244)
关于鞋后跟的问题·····	蒋子龙(248)

中篇小说

有钱十万·····	钟道新(256)
-----------	----------

外国散文

论帽子哲学·····(英国)阿尔弗雷德·乔治·加德纳	(291)
树根·····(日本)和辻哲郎	(295)

外国小说

少年·····(日本)井上靖	(301)
夜里,耗子是睡觉的呀 ·····(联邦德国)沃尔夫冈·博歇尔特	(305)
乡巴佬·····(芬兰)汉·萨拉玛	(309)
出诊·····(斯里兰卡)多米尼克·吉瓦	(318)

外国科幻小说

- 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美国）艾萨克·阿西莫夫(325)
 地下隧道……（美国）弗雷德里克·波尔(329)

文言文部分

论文

- 敌戒……柳宗元(367)
 读《司马法》……皮日休(370)
 朋党论……欧阳修(372)
 少年中国说……梁启超(375)

文学论文

- 论文……曹 丕(384)
 情采……刘 勰(390)
 答谢民师书……苏 轼(397)

杂文

- 野庙碑……陆龟蒙(402)
 试梁道士笔……刘子翬(406)
 蚊对……方孝孺(408)
 赞刘谐……李 贽(410)
 醉乡记……戴名世(412)
 冉氏烹狗记……崔 述(414)

寓言

- 螾蜥传……柳宗元(418)
 说天鸡……罗 隐(419)

小说

- 三王墓……干 宝(423)
 温京兆……皇甫枚(425)
 勤自励……缺 名(428)
 王仁裕……王仁裕(430)
 乔女……蒲松龄(433)

辞赋

- 风赋.....宋 玉(437)
思旧赋.....向 秀(440)
归去来兮辞.....陶渊明(442)
秋声赋.....欧阳修(445)
赤壁赋.....苏 轼(448)

传记

- 段太尉逸事状.....柳宗元(453)
徐文长传.....袁宏道(458)

檄文

- 北山移文.....孔稚圭(464)
鳄鱼文.....韩 愈(472)

令、奏章

- 让县自明本志令.....曹 操(476)
上高宗封事.....胡 铨(484)

白话文部分

杂文

这一单元选了五篇杂文，内容都是与思想品德的修养有关的《为民求乐，乐在其中》和《当说必说》，以短小的篇幅明快而又周到地阐明了有关问题。《元宵话起哄》一文，引用古今中外的诗文故事，说明在生活中起哄的害处和一轰而起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的错误，文字华美，运转自如，当是出自名家之手。《任意或故意的践踏》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和讽刺，结尾“咒曰”云云虽是游戏笔墨，然而寓庄于谐，包含着深深的忧虑和希望。最后，著名作家邓拓的杂文《口吃、一只眼及其他》，有其独特的风格，如周扬的《邓拓文集序言》中所说“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和那种以辛辣的讽刺见长的杂文不同，邓拓同志的这些杂文大都以传播知识，启发思想见长，可以说做的是正面文章。”这些杂文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方法都是值得我们深入体会的。

“为民求乐，乐在其中”

肖 荻

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不久前送给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一幅条幅，上书八个大字：“为民求乐，乐在其中”。琢磨一下，这两句话，确乎很有味道。

人生在世，谁不愿乐？然而，乐从何来？答案可就不一样了。相声演员以其精湛的艺术使观众捧腹，而自己也就得到了一种莫大的愉快。原来，服务者的乐就在被服务者的乐之中，这样回答乐的源泉所在，不是对我们各行各业都深有启发吗？节日的万民同欢，来自亿万工人、农民、售货员、司机、干部、战士、民警胼手胝足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正是在为万民同乐洒出自己的汗水和心血之时，服务者本身得到了衷心的快乐。反之，如果把自己的乐孤立于人民之外，甚或建筑在给人民增添烦恼的基础上，那会怎样呢？成天用冷脸子对付顾客的售货员，他本身的心灵也是空虚的。据说，在天津拆棚分房中，有一个局的某些领导干部，违反“先救灾后改善”的原则，把房私自分掉后，上班总是溜着边走，怕见群众，最后还是没躲过关去。很显然，与群众利益相悖逆的乐，是短命的。

“为民求乐，乐在其中”还提出一个“乐”的性质问题。以艺术工作而言，一切创作和表演，它的社会效果，应是被有益于人民这个原则所制约，而不是任何哗众取宠。名歌手关牧村有一个主张：要想台下观众风气正，首先演员的台风要正。这个见解很高明。有些作品和演出，降格媚俗，不惜用些不堪的描写或表演，引起某些读者和观众叫邪好，面对这种猥琐的反应，很难说是有关

作者和演员的幸福。

乐在为民求乐中，还突出了一个“求”字。相声招人笑，那是相声演员吃过多少苦才练就的本领。据说，他们每天要冲着窗户说几个时辰的拗口令，而窗纸上不落唾沫星子，才算嘴皮子及格。要想有点真本领，给人民谋点福利，没有孜孜以求的精神是不行的。极而言之，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万民同乐的伟大理想，不仅要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要付出千辛万苦，有时还要付出鲜血和生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为民求乐，乐在其中”是矛盾的，然而，为了人民利益，“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个“泪”绝非凄凄惨惨戚戚；“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个“甘”，确是心甘情愿，无比甘甜。这样说，我想也符合侯宝林同志意愿的吧。

（选自1982年6月4日《人民日报》）

当说必说

高占祥

近日，读了几篇关于“说”的文章。其中，或主张言行一致，或强调多做少说，或告诫人们切勿“口惠而实不至”，我觉得全然在理。由此，想到另一个侧面，我也想说“说”。

《墨子闲诂》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弊，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

这是关于说的一段很精辟的议论。意思是说，话不在说的多少，而在说的当口上，也就是有钢要用在刃上的意思。假话、大话、空话讲得愈多，危害愈烈，自然不可。但事事尊口免开，也未必是好。谁知，现在“少说为佳”竟成了一些人的处世哲学。君不见，有人“文件画圈，开会溜边，”发言只讲“万无一失”的原则话；有人“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开走”；有人在歪风邪气面前，该说的不说，该顶的不顶，随波逐流，乐当“和事佬”。此种现象出于我们共产党内，真真怪哉！

“言为心声”。言，往往是行动的先导。一事当前，离开必要的说话是不行的。革命者做演说，著文章，用“说”唤起群众，揭露敌人，开辟世界新天地。可见，“说”可以明理，可以去非，可以除恶，可以扬善，其作用可谓大矣。说和做应是知和行的统一。对于领导干部和宣传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就是做。对好人好事不宣扬，不支持，不树正气，就是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对坏人坏事不批评，不抵制，不刹歪风，就是渎于职守。

“好好先生”奉行的好人主义，是一种腐朽庸俗的作风，其“要义”是“言多必失”。那么，怕“失”什么呢？无非是怕说错了丢乌纱帽，搞坏了关系丢选票，伤了和气堵死了方便自己的“渠道”。借用“好好先生”自己的话说，“坚持原则是非多，碰着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主义。

在某种条件下，“好好先生”确实能得到一些个人好处；在某些喜欢息事宁人的人看来，他们也许还算是“好人”。但是，对于人民，对于革命事业，其好处又在哪里呢？其实，“好好先生”也并非象金人那样三缄其口。他们说与不说，说多说少，往往是以一己私利为转移。莫看“好好先生”对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泰然处之，但一遇到对己不利的事，便四处奔走，多方游说，吵吵闹闹，劲头可谓足矣！现在，就有那么一股“说情风”，当组织上要对违法乱纪的人进行处理时，便有“好好先生”跑出来“说情”，他们哪里是真正奉行“少说为佳”的原则呢？

在歪风邪气面前，真正的革命者应当敢于站出来讲话。当然，敢说决不等于胡说乱说。孔夫子讲“敏于事而慎于言”。直言应产生于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和缜密思考。我们主张敢说，同时也强调要讲究有根据的“说”。说话要区分场合，直言要注意方法。要言之在理，合乎实际，顾及客观效果。至于因思虑不周，说错一句半句，也不要紧，错了就改嘛！那种出以公心，敢于仗义执言的人，即使有些缺点，我以为也不可那种少说为佳、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同日而语！公心和私心之间判若鸿沟，是难以作比的。

讲了这么多，也是一种“说”，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敢想、敢说、敢碰硬的革命精神，一种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一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高尚品德。倘若此“说”对于破除好人主义能起一点作用的话，则此愿足矣！

（选自198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元宵话起哄

雁 翔

正月里闹元宵，真是“着一闹字，意境全出”。各处都在办灯会，热闹得很。从唐宋到明清，这个风俗绵延上千年。我们只能通过文字记载想象当年的盛况。诗人笔下，总是些留连光景的美好记忆，朱淑贞难忘的是“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¹。李清照难忘的是“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拈金雪柳，簇带争济楚”²。也许闺秀诗人难脱脂粉气吧，可就是慷慨悲歌的辛弃疾，难忘的也是“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最后寻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³。然而小说家言，却以另一副眼光，从另一种角度，展示了另一派景象。《二刻拍案惊奇》的“十三郎五岁朝天”，写的就是宋神宗朝，汴梁城里，元宵佳节，一个老家人背着个小衙内去逛灯，在人丛之中，踮着脚，伸着颈，仰着脸，睁着眼，渐渐地挤得腿也酸了，腰也软了，肩也摊了，汗也透了，气也喘了，把个少爷也丢了。《红楼梦》开篇，甄士隐夫妇的独女英莲（即后来的香菱），不也就是元宵佳节，由家人抱了去看灶火花灯，失踪落难的吗？

古往今来，热闹场合，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之处，丢鞋落帽，已是文中必有之义。悲欢离合，更不知凡几。但是人们并不因此就不再凑热闹。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一样。1852年11月18日，伦敦为威灵顿公爵举行国葬。这是一次空前排场的大出殡，举国沸腾，万人空巷。马克思的两个小女儿燕妮和劳拉，蹦蹦跳跳跟着老李卜克内西去看热闹，在非人力所能制止的人群的冲势

下，正如帆船抵不住解冻的流冰，老李卜克内西和两个女孩失散了，就在那个地方，有许多妇女丧了命。

假如你曾在百货大楼门口躬逢早晨开门时被一拥而进、不由自主之盛，或是在汽车站之类需要排队又不严格排队的地方冷眼观察过人流的涌动，你就会发现，在这种人流人潮中，总是有少数的人明里暗里使了劲，造成拥挤之势，而他们得以混水摸鱼，以乱裹混，掏兜，要流氓，也有的只是为了起哄。

据说前几年中秋之夜，在北海公园挤塌了桥栏，使游人伤亡扫兴，除了年久失修并对游客量估计不足外，也大半由于有人起哄的缘故。

起哄之害大矣哉！

在矿山、工地，有哄抢国家物资的；在农村、山区，有哄砍公有森林的；在农贸市场，有哄抬物价的；在大街小巷，有聚众起哄，侮辱妇女行人的……好事不起哄，起哄没好事，始作俑者或称为首分子，幕前幕后，利用了部分群众也想染指小利，以及“不捞白不捞”的心理，兴风作浪；而有这种落后心理的人，也许始而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继而认为有利可图，“法不责众”，就由随大流，赶热闹，坠入虚假多数的乌合之众。一哄而起者一哄而散，跑了偷驴者，抓住刨槓的，首先暴露的往往是这种半盲从半自觉的贪心的傻瓜。

在看热闹和参与起哄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两者共同的心理基础是愚昧与自私。这个其实古已有之。杀人场上，李逵持板斧看客排头砍去，固然有左倾盲动之嫌，但那些麻木的津津有味的看客，从某种意义说来，恰也是杀人者或起哄者的社会基础。杀人之事姑不论，而起哄与捣乱，一而二二而一也，光是欣赏起哄与捣乱，说是不介入，也已经介入了。

而以起哄对待本该严肃郑重处之的事物，我们是吃过苦头的。这种例子随手可举。回族作家高深就写过一篇关于“鸡血疗法”的小说，没有怎么引起注意，倒确实触及了类乎起哄的事情怎

么得以风行，“一窝蜂”的弊病在社会生活中又是怎么赖以保留的，有其独到之处。好事，一起哄可以办成坏事；坏事，一起哄当然搞得更坏；在一定范围、一定界限里可行的事，一起哄就势必“扩大化”，以至弄成坏事。人民日报记者商恺报道：从宜宾乘船顺江东下，或从成都乘车沿沱江东南行，沿途连绵不断的丘陵和低山（过去是四季长青的），许多山头被剃成了“光葫芦”，这正是当年“人造小平原”的遗迹。那几年不问是否真有道理，是否合乎实际，把一个北方山沟里“年年要出个新套套”的做法，推广到全国，“一刀切”，“一阵风”，使国家和集体、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都蒙受巨大损失，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痛定思痛，一哄而起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违背科学态度的，违反实事求是的党风的，因此也必然是违反人民利益的。

文艺创作和理论探讨，都需要踏踏实实，所以也最忌起哄。最近吴组缃在谈到现代派思潮的影响时，回溯到前几年关于形象思维的宣传中露出的“反理性”的苗头；他说，前几年，一提形象思维，许多论文一轰（哄）而起，有关报刊多发表这类文章。有些论文，不多，可也不少，把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者对立起来，分割开来。好象文艺创作，只需要形象思维，有了逻辑思维，就没有了文学艺术。难道文学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时候，能排除逻辑思维，只有感性而没有理性起作用了吗？文艺创作，没有理性思维（尽管高下不同）作指导，来构思和组织形象，写出来作品岂不成为疯子说话了么？这样的理论与论点，实际是在召唤现代派，为现代派开路。吴组缃说，那以前，人们好象否定了形象思维，即不承认有艺术。那次一轰而起，恐怕也是一种反响。可是，学术问题应该用心钻研，一轰而起总不好，还应该有争论，有驳辩，最好不一面倒。我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还有待于很好地开展。

吴组缃先生以我们因一哄而起所受到的惩罚，论证了社会舆论的重要，思想政治指导的重要，以及社会舆论和思想政治指导

中防微杜渐的重要，我以为是很中肯的。

（选自1984年3月3日《光明日报》）

1.朱淑贞：宋代女词人。“元夜”，正月十五日的夜晚。

2.李清照：宋代女词人。“中州”，河南省，这里指北宋首都汴京。
“三五”，指正月十五。“铺翠”二句写当时妇女装饰。“簇带争济楚”，是说在穿戴上比赛谁更整齐好看。

3.辛弃疾这首词也是写“元夕”的。“夜放花千树”指花灯灿烂。
“灯火阑珊”，灯火稀少。